



東漢書疏卷之八

漢獻帝

明武昌吳



孔融

字文舉魯人北海太守

諫復肉刑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

一人是下常有千人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

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

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

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左傳楚

晉過宋太子座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聘而告曰太子將為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趙高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

英布為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也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

為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王謀反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

雖忠如鬻權左傳初鬻權疆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權曰吾懼君以兵罪莫

大焉遂自刎楚人以為大閻君子曰鬻權可謂信

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如卞和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

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

又則其右足是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泣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

人改璞而得寶焉琴操曰荆王封和為陵陽侯和

辭不就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自以能不及臏

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

法以為師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

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秦悍勇而輕齊

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曰為五萬竈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

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
軍大亂相失麗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
登子之冤如巷伯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
名矣孟子傷而作才如史遷達如子政劉向字子
寺人孟子傷而作才如史遷達如子政劉向字子
詩以刺幽王也上言黃金可成上令與尚方鑄作奉費甚多方不
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云向
博物洽聞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尚
通達古今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尚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穆公之霸秦穆
復歸於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穆公之霸秦穆
使孟明曰乙等伐鄭襄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
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
使為政遂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賓之
霸西戎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賓之
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陳
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歎不知其為惡也陳
湯之都賴發諸國兵斬郢支單于於都賴水上魏

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赦
尚復為雲中守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
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
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疏處劉表

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
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

曰

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
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

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
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
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
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矣必宜隱忍賈
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
苞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苞茅王師敗績不書晉
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茨敗之
實晉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
也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
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
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群

逆主萃淵藪卽禹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孰
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上書薦謝該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
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
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
符二祖勞謙克運三年乃讜今尚父鷹揚方叔翰
飛王師電鷲群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宜得
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
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

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

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藪會稽得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大也隼集

陳庭史記曰有隼集于陳縉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

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

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黃能入寢左傳曰

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

矣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

絲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

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

晉侯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

有間亥有二首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

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

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日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

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

邾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

併三六為身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

如筭之六也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

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弃官欲

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

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曰當更饋

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由余其先

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

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

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史廖將奈何廖

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由余數諫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卿名况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百里孫卿賢

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

將軍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辟衡為議曹吏薦衡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於帝帝以為郎中

公孫瓚

字伯珪遼西令之人奮武將軍

疏請討袁紹

臣聞皇羲以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進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

告父兄至使大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
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
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
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
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早囊施檢文稱詔書
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
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
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
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降服張楊累
有功效而以小忿杜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

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
貪恠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
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
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
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
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
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
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
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
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闕茸名非先賢蒙

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
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
忠誠之効

袁紹

字本初汝南汝陽人

上書自訟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
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
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墮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
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

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繫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
肝泣血曾無崩城墮霜之應故鄒衍之婦何能感
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
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
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
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
司諗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
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
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危困時進既被害
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

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
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
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
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
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
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
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
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
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
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

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
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
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
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城臣乃旋師奉辭伐
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
揚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
曹操權領兖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
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
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
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

矣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
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
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
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歧銜命來征宣陛下含
弘之施獨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
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
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
勤格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
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
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

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
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
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
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
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
恩厚德臣旣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旅矢
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
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獻欵於杜郵
也太傅日磬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
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弃而容納其策以爲

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授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應劭

奏定律令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太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

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獨去復重為之節

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

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

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

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繁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

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

亦寶燕石緹緝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

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

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

鼠也因謝不取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

東歸而裁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

七日端冕之衣繫之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

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

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

之彌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

所以代匱也詩云雖有絲麻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

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是用敢露頑才廁

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

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荀悅字仲豫秘書監侍中奏論政體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

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

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
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
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
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
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
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
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
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
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

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
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
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
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
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
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
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
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
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

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

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奏置史官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

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帝善之

先主

上獻帝表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又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群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

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効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群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新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

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
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
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過
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臣
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
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耀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
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
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
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
師卒齊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

萬分謹拜章

東漢書疏卷之九

漢先主

孟達

辭先主表

明武昌吳國倫校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
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
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
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
誠自醜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遂

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諸葛亮

字孔明南陽人丞相

爲先主定計

蜀漢先主屯親野徐庶薦諸葛亮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

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

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龐統

字士元

議取成都

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裴東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

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

漢後主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
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
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
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

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
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
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
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
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
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
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

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
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
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
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

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
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
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
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二千餘人此
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
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
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
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
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

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
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也

上言勿正吳罪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
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
與之角力湏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
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

得計非策之上者昔考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晉隆

乞立諸葛亮廟表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苴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之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懷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

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
禮

東漢書疏卷之九終



